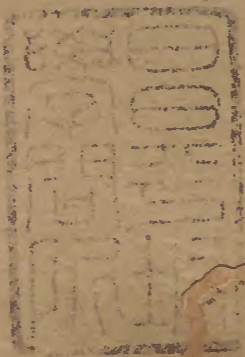


百川學海

續二十二

卧游錄
歸田錄
三



漢書門			
三	一	四	五
冊	架	函	號
三	一	六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一	四	漢
七	三	五	書
〇	一	五	
函	冊	號	類
一	一	五	
八	冊	號	類

庚集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45
冊數	31 (21)
函號	370 38



卧游錄敘

太史東萊先生晚歲卧家深居一室若與世相忘而

其周覽山川收拾人物之意未能已也因有感於宋

文卧游之語每遇昔人記載人境之勝輒命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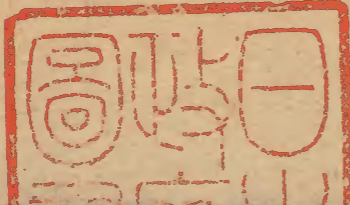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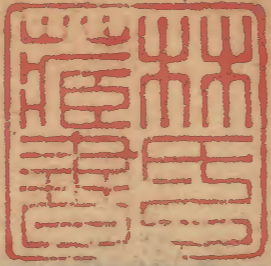
隨手筆之而目之曰卧游錄非直以為怡神玩志之

具而已嘗遺益國周公書曰近書新術時初援亳州明道宮譙

沛真源恍然在目若更十年不死則嵩之崇福究之

大極華之雲臺皆可卧游也觀此則先生故國之念

未嘗一日去心卧游之意抑又深遠矣此書未及成



編而已迫夢奠後二十餘年先生之從子喬年既取
卧游二字扁先生燕寢之堂復以是編屬東陽郭君
淇書之且屬深源識其顛末深源曩侍大愚先生見
先生之愛玩是書也因請刻之祠中以惠同志觀者
儻自得之庶幾遺意之尚可追乎嘉定九年二月望
日學子王深源謹書

卧游錄

宋 呂祖謙輯 陳甫仲閱

宋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
衡山有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
恐難徧觀唯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
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蘭丈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
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

人有陵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

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翮

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

人作耳目之翫。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

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

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石瀨。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歎曰。

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屣接。

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道壹道人從都下。遠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

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居先

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弊。林岫便自浩然。

司馬大傳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

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

太傅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

大厦。有棟梁之用。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

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世目周侯疑如斷山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儼
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
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日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堂往別屋見
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庾大尉在武昌秋夜佳景氣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
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
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

徐曰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床與諸人詠
謔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
風範不得不少頽右軍荅曰唯丘壑獨存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隱者樵伐者咸
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鄰巖側籍登嶺就之箕
踞相對籍問之佗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
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啗然有聲
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卽
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
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曰見此茫茫不
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琅耶時所種柳皆已十圍
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
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涕

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乃王室克復神州何
至作楚囚相對

裴令公目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廡中三間瓦屋士
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
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慷慨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
得擾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
不及韓故作詠云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睿谷悠然歎曰此亦去伯夷何遠許椽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而實有濟勝之具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羊祜與從事鄒潤甫登峴山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者多皆湮滅無聞潤甫對

曰明公德尅四海道嗣前哲令問令望當與此山俱傳

孫興公爲庾公叅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永在坐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易

阮籍登廣武戰場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王濬冲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

羈縻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王長史常登茅山大慟哭曰瑯琊王伯輿終當爲情死

謝中郎萬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答曰曲阿河謝曰故當淵注停著納而不流

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佐畢集風吹嘉帽墮落初不自覺嘉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徑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

王徽之爲桓冲參軍冲曰卿在府日久當相料理徽之直高視以手扳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徽之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咏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陸機在洛忽思東頭竹篠之飲語劉寶曰吾鄉思轉深矣

張翰謂同郡顧榮語欲去意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

生

世邊金

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

淵明在官八十餘日解印去縣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

謝靈運好登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十數重莫不盡登躡嘗著大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

孔淳之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

庾詵性託夷簡時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

梁昭明太子性愛山水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司招隱詩云何必綵與竹山水有清音

袁彥伯宏為謝安南奉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

小游錄

七

思

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撫軍問孫興公。自謂何如。曰。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

王右軍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叅政而方。進退自兒。婚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蓋非一日也。

又曰。坐而獲逸。遂其宿心。比常與安石東遊山海。願養閑暇之餘。欲與親故時共歡宴。銜盃引滿。語出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常依依陸賈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又曰。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電。碑板之所聞。崑崙之伯仲也。

羅含曰衡山九疑。沅湘千里九向九背皆不復見。謝玄曰此二日東行遊步園中已極有在家湖行模也。姊想觸亦小有可散。

又曰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手。釣得四十九枚。

又曰自山陰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在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

盛弘之記曰衡山有二峰極秀。一峰名芙蓉峰最爲竦傑。自非晴霽之朝不可望見。峰上有泉飛派如一

幅絹分映清林。直注山下。

陸景與從兄安成王書。仰承發止。已次新林。三湘奧區。九疑形勝。加以夏壁奇雲。秋江迥月。翰飛紙落。理豐辭富。賞未興餘。時希逮憶。

晉安王答廣信侯書。仰承縱賞山中遊心。人外往而忘返。有會昔言。牽物從務。無由獨往。仰此高蹤。寸心如結。

謝靈運與弟書曰。聞惡道溪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昔曾遊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

石。

陶弘景答謝中書書山川之美。古今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暗霧相歇。猿鳥亂鳴。夕日欲流。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能與其奇者。

王僧達答丘玠孫書。褚先生從白雲游矣。古之逸人。或畱慮兒孫。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惟明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

朱超與兄書。登北邙遠眺。衆美都盡。光武墳邊。杏甚美。今送核。

吳均與顧章書。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峰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啼。嚶嚶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

又與施從事書。故鄣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千尺孤峰。入漢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

接秋露爲霜。春蘿被徑。信足蕩累。願物娛衷。散賞
又與朱元思書。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縹碧。
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夾峰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
十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
經綸昔務。咸窺谷忘返矣。

宋測荅豫章王書。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
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
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

王僧儒荅江琰書。蹲林卧石。藉卉班荆。不過田畷野
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鳴相勞。藜羹含糗。果然滿
腹。詠高梧而賦修竹。背清淮而遊長范。留東閣以從
容。登石室而高視。

西竺千歲和尚與行脚僧書。三峨高出五岳。秀甲九
州。震旦國第一山也。

帛道猷與道壹書。始得優游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
書。觸興爲詩。凌峰採藥。服餌蠲痼。樂有餘也。但不與
足下同日。以此爲恨耳。

玄暢與傅琰書貧道棲荆累稔年衰疹積厭毒人喧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流以去年四月創功覆簣輒疏山讚以露愚抱。

方望辭隗囂書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旁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人。

習鑿齒與謝安書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南眷城郭懷羊公之舊風北臨楚墟存鄧老之高蹤游目檀溪念崔徐之交肆覽漁梁追二

公之迹若乃裴君和傳之故居繁欽王粲之舊宅遺事滿目。

梁簡文答湘東王書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盡游玩之美致足樂耶。

杜之松再與王績書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烟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溪數弄誠足樂也。

雲陽記曰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潦沸騰飛泉激灑兩岸峭壁孤豎橫盤凜然凝沍每入穴中朱明盛

暑○當○晝○暫○暄○涼○秋○晚○候○緼○袍○不○煖○所○謂○寒○門○也○漢○世○以○爲○避○暑○之○處○

○輩氏耳○目○志○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頰○而○堆○阜○

○郭熙記○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麥○春○秋○釀○酒○養○鳧○雁○時○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李漬淳○淡○好○古○杜○門○不○仕○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憇○於○廛○間○人○有○見○者○以○語○漬○漬○卽○鬻○之○

○謝靈運詩○題○云○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回○谿○石○瀨○茂○林○脩○竹○

○陳湯爲○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山○川○常○登○望○

○王摩詰云○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盤○曲○四○十○五○里○至○黃○牛○嶺○入○黃○花○川○

李白遊江淮去之齊魯入吳至長安北抵趙魏燕晉
西涉邠岐歷商於至洛陽遊梁最久復之齊魯南遊
淮泗再入吳轉金陵上秋浦潯陽臥廬山後流夜郎
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

陸羽上元初隱居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
行野中誦詩不得意或慟哭而歸

王休高尚不親勢利常與名僧數人或跨驢或騎牛
尋訪山水自謂結物外之遊

王維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欵湖竹里館柳

浪茱泚辛夷塢與樊廸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

韋應物守江州時嘗因觀省屬縣遂至簡寂諸處並
有題詠

蘇子瞻初謫黃州布衣芒屨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
水與客爲娛樂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
輿或入旁郡界經宿不返晚貶嶺外無一日不遊山
水

蘇東坡嘗遊廬山徘徊山南北奇勝多不可紀倦不
賦詩賦其尤作漱玉亭三峽橋二篇

王十朋遷官夔州時待命於廬山徧歷山南北多所題示

劉敞隱居求志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

劉訐嘗著穀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

李白登華山落鴈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携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阮籍志氣宏放傲然獨得或閉戶讀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當其得意忽忘形骸

稽康常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為神

孫綽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

元結為道州刺史搜攬山水佳處被之詩歌由是此邦山水甲天下

何徵君隱吳郡多游臨華寺九經堂飲鹿塘靈寶院涵星澗



蘭先生上隱亭望九里山七日不能下但食鶩蒸二千段

謝靈運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

宋蕭思話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帝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太史公嘗登姑蘇臺以望五湖

唐崔咸素有高世志造詣漸遠間遊終南山乘月吟

嘯至感慨泣下

孟郊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後爲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徘徊

賦詩

李德裕曰河東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吾因翹翹褰裳奮懷舊都

李白一夕乘輿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

黃山谷曰閑居多病人事廢絕遇風日晴暖從門生

兒姪輩扶杖逍遙林麓山水之間忽不知日月之成
歲

趙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蘇子瞻曰遷居江上臨臯亭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屨
野步酌江水飲之想味風義以慰孤寂

又曰彭城佳山水魚蟹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
拙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
在儿席此幸未始有也

司空圖侍郎舊隱三峰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官谷

其谷周迴十餘里泉石之美冠于此山北巖之上有
瀑水注流谷中溉良田數頃至今爲司空氏之住宅
子孫猶存

錢惟演與謝希深諸君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
無遽歸也

秦觀簡邵彥瞻曰春色遂爾藹然草木魚鳥各有佳
意廣陵多登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貲

東坡與劉宜翁曰嶠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
不畏嵐瘴可復一游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

東坡答李端叔曰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徃徃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所識新居在大江上風雲變態足娛人也

蘇東坡曰雪霽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見議優劣也

與蔡景敏曰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軾嘗携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出久中作濩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鉄馬之聲

歐陽修與韓忠獻書曰廣陵嘗得明公鎮撫民俗去思未遠獨平山堂占勝蜀岡江南諸山一日千里以至大明井瓊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遺以繼盛美爾汝陰西湖天下勝絕養愚自便誠得其宜

歸田錄卷一

宋 歐陽修著 施惟中校閱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爲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爲得禮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恠而

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於胸，為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修，忝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

師公往往易服，一作衣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真完意召

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

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恠公來遲

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

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

之大罪。一作罪大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

公對。真宗問曰：一作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

無器皿，酒肆百物具俱。一作俱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

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



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竒公以爲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爲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曰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特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

故參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慤往時同在館中喜相諧謔晁因遷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爲羣牧判官乃戲晁曰啓事更不奉荅當以糞擊一車爲報晁荅曰得擊勝於得啓聞者以爲善對

石資政中立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朝遇荆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爲自左去聲掖門入石方趨班且走且荅曰祗爲大音拖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

楊大年方與客棋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

誼鵬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荅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

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竒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爲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旣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啓事謁見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

自書此四句於扇曰此文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爲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
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
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
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
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
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
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
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爲魚
頭當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讜言正論士大夫多能
道之公旣卒太常謚曰剛簡議者不知爲美謚以爲
因謚譏之竟改曰肅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
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爲一時名臣而
魯尤簡易若曰剛簡尤得其實也

宋尚書祁爲布衣時未爲人知孫宣公奭一見奇之
遂爲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
公嘗語其一無此字門下客曰近世謚爲兩字而文臣必

歸田錄 卷一 五
謚爲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爲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況罷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爲故事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一無此字慶曆三年余作舍人呵引者卽歛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予官於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爲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歛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制侍

衛親軍與殿前分為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

一止作馬步軍指揮使

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為二故與殿前司列為三衙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

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偽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

有一

之寡聞也

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為二人以為二人聖者悅

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為明字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遷

一作遂改曰

景祐是時運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羣臣慕唐玄宗

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
 然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
 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
 謚爾明年又改曰慶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
 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
 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
 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
 元年號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

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

馮相極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

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

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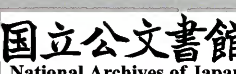
在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此丁之南也寇

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一作境上

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一作公為得體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

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



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爲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於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會爲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爲賢相嘗譖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爲名言

李文靖公沈爲相沈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爲相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爲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用一作力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一作改更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尚書穀爲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上將前而復卻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

束帶穀遠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

臘茶出一作盛於劍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

為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為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畧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王鑒戒何必諱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為參知政事
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為學士以
為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二字一作之人自盛文肅已下



歸田錄 卷一
皆坐斥逐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丁晉公憐其才曲保全之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獨於大年能全之。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三千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爲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謂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爲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二字一作對曰無也

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嫁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遠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
妙凡飛白以點畫象形物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
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
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奇絕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
閣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孟子素羹盞
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絕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
覆其上亦黃絕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

因侍疾見之爾

一作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
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
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
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
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
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一作入錢不
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
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並而用文富二公彥博正衙宣

麻之際上遣小黃門一有三輩二字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

議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

具奏上大悅余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

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自

古二字一作古者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

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永惟商周之所

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

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

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

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下請

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

皆恬然不以為怪也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內火

遂遷至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

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遂

一有又字遷於景靈而官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

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二字一作乞移他所遂遷於集禧

官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爲紫宸殿學士卽文明殿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爲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爲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謚號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爲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旣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遽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不可以不學也

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于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爲特加一作置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爲一輕浮子所戲遽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爲笑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
 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
 林。其後呂蒙正為一作至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
 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名臣。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一有中
山二字
 劉子儀為中丞始勝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
 白中丞。雜端至今如此。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一有云補
文字
 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羹。實難調於衆。

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篇詠尤多。如
 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一有之
句二字 尤為人
 所傳誦。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
 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
 常以五七兩為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
 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
 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
 於廳側。窺一作竊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



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析半餅以筋卷之抽去其筋內捻頭一莖而食。一事此亦

異於常一無此字人也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

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且

閱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一作日夏公

七日不復遺一字人性之相遠也一有如此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

盟好由是進用當章獻明肅太后時以勲舊自處權

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

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

出者一無此字則不得已而行之又之為小人一有所測

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

行矣請者徐啓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妳婆或其親信

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

所不能已僂俛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

曹茵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

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僥幸而中官尤彼裁抑羅崇勳時爲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敘勞過求恩賞內中唐突不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院坐廳事召崇勳立庭中去其巾帶困辱久之乃取狀以聞崇勳不勝其耻其後曹苜事作鎮州急奏言苜反狀在宗太后大驚崇勳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命喜見顏色晝夜疾馳鍊成其獄苜既被誅曹初貶隨州再貶房州行至襄陽渡北津監造內臣楊懷敏指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蓋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論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又曰郊音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爲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一作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爲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
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
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
石之間百蟲所螫不可傷其生其人心愛物蓋如此
旣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膀子稱奏勅江南勾當公
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
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竝列於庭更察其
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
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餽之
欵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蔡齊
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爲第一人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爲法甚謹子
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
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
卽悵然自失乃榜於家庭以錢十千贖一作購之居一
二日子弟佯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
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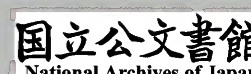
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
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為聲
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為高云今黃鍾
乃古夾鍾也景祐中李照作新二字一作所作樂又下其聲
太常歌工以其一作為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鐘時乃私
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照
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高
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感之皆
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侍讀洙身尤短小常

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一有平聞者以為笑而

樂成竟不用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一作亦

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
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
人至官舍見厠溷間燭淚在地徃徃成堆杜祁公為
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
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
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



歸田錄 卷一 十九
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爲學

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一有因字亦去其

一人至今如此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

下度竝爲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

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畱守

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

目爲牛琪瘦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

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

三聲一坐爲之大笑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因作表

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朱審

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爲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于

陣後公爲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

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

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當時以為四六偶對最為精絕。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為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僮者欲中傷之。因錄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遠日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得不一一作聞人以為幸也。

楊大年每欲

一作遇

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

棋

二字一語作乃至

笑誼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

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楊大年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為隣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一作性氣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鐘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

之徒皆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鐘給銅一作鑄於字瀉務得古編鐘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一作云粵朕皇祖寶蘇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一有而字側垂正與朴鐘同然後知朴博古好學不為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鐘遂圓其形而下垂叩之揜鬱而不揚其鏗鐘又長甬而震掉其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仁宗得疾人以義叟之言驗矣其樂亦尋廢

自太宗崇獎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一作自

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蒙正而下大用二十七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天聖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今昭文相公韓僕射琦西廳參政趙侍郎槩第二第三人也予忝與二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為科場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已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怪也

得立而年甚幼，訛嚙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卒殺訛嚙，滅其族。元昊爲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因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況夷狄乎？訛嚙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爲己利，而卒亦滅族，皆理之然也。晏元獻公善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爲知言。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

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

一有學士三字

李琪金門集有賜

契丹詔，乃爲阿保機。當時誓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爲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虜，爲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旣而脫身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實謂之阿保謹，未

一作莫

知孰是

一作也字

此聖人

所以慎於傳疑也。

真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
試進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巳上御試卷子竝錄本於
真宗影殿前焚燒制舉登科者亦然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
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
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
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爲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爲業而
曾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輒俗一作劣
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爲天上日未有
對而會揚大年適來自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
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爲的對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爲故事者契丹人使
見辭賜宴雜學士員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祇召
當直一員餘皆不赴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時偶因
便殿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內解
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爲定制也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書畫善爲詩

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輶頗爲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爲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尤爲人稱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未有繼者。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爲西京畱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

酬酢爲恨。其後竟卒於畱臺也。

官制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以爲怪。皇女爲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王者。謂其夫爲郡馬。縣王者爲縣馬。不知何義也。

唐制三衛官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三衛廢。無官屬。惟金吾有一人。每日於正衙放朝。唱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

弟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爲三司使者常以爲患
田无均爲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于請者雖不
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溫顏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
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
聞者傳以爲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
中蔡君謨爲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
品絕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片其價直金二兩
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
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徃徃縷金花於其上蓋其
貴重如此

太宗時有待詔賈玄以棋供奉號爲國手邇來數十
年未有繼者近時有李憨子者頗爲人所稱云舉世
無敵手然其人狀貌昏濁垢穢不可近蓋里巷庸人
也。不。足。置。之。樽。俎。間。故。胡。旦。嘗。語。人。曰。以。棋。爲。易。解。
則。如。且。聰。明。尚。或。不。能。以。爲。難。解。則。愚。下。小。人。徃。徃。
造。於。精。絕。信。如。其。言。也。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彞初除樞密副

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解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埋屬思爾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爲明堂
蓋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園丘斯爲近禮明堂額
御篆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神翰
雄偉勢若飛動余詩云寶墨飛雲動輝金耀日晶者
謂二牌也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勲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
不得於黃紙書名每以爲恨也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十餘人蒞事于外其罷而在院
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釀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
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爲餐錢羣牧司領
內外坊監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塹
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謂之語曰三班喫香羣牧
喫糞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爲第一
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
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
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
言雖鄙俚亦着題也

歸田錄 卷二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金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契丹及館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賜佩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也乃創爲金鈔之制以賜羣臣方團毬路以賜兩府御僊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爲笏頭御僊花爲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鱗三篇寶翫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爲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書曰吾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乃肯書名

京師食店賣酸醃者皆大出牌榜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餽從百有滑稽子謂人曰彼家所賣餛飩不知爲何物也飲食四方異宜而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傳失其本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餽飩矣晉束皙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溲牢九之號惟饅頭至今名存而起溲牢九皆莫曉爲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亦莫知何物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宴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一作公集賢曾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槩副樞胡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爲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旣而退就御厨賜食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爲之語曰厨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爲之故嘗與內諸司使副爲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今朝遂號爲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

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

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

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

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

來遲，使我潤筆獨猶一作無此一種佳物，茲又可笑也。

清泉地名香餅，石灰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

不滅。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

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修

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獬豸入布袋矣。

刁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

以為善對。一作昔梅聖俞以詩名當世，然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在唐書局充修書官，尚冀書成

疇勞得一貼職以償素願，書垂就而卒，時人莫不歎其奇薄。其初修唐書也，常竊歎曰：吾今可謂獬豸入

布袋。

仁宗初立，今上為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

珪當直詔，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

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羣公皆以王為

真得學士體也

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真宗時已爲名臣至慶曆中爲翰林侍讀以卒性喜焚香其在官舍每晨起將親事必焚香兩鑪以公服厚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爲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謂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也

竇元中趙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

原秦鳳四路各置經畧安撫招討使余以爲

一作四謂

路皆內地也當如故事置靈夏四面行營招討使今自於境內何所招討余因竊料王師必不能出境其後用兵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大將皆自戰其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出師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爲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第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楮鏡一作子

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
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
難也

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為太
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為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
為天禧慶曆九年改為皇祐嘉祐九年改為治平惟
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為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謂之錄子今謂
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

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

劄子與兩府自相來往亦然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

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一作名但當

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謂草書此唐

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廢殆盡惟此

一事在爾

燕王无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人已

亡歿至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

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為調藥平

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元郡主允良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

暮始興盥

一作盥

櫛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

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充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爲佗驕恣惟以夜爲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饑則便就其上飲食徃徃乘輿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皇子顥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賈學士黯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爲父師於體不順中書檢勅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國朝命官祇以差遣爲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賈言爲當也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爲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院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慶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前殺傷四人取準備救火長梯登屋入禁中逢一宮人問寢閣在何處宮人不對殺之既而宿直都知聞變領宿衛士入搜索已復逃竄後三日於內城西北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內臣楊懷敏受旨獲賊勿殺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

號葉子青

一作清
或作晉

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

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

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邵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無人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彩名紅鶴皂鶴者別演為鶴格鄭宣徽散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

故嘗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為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使協和二字一作同押凡文書非與長史同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蠹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蠏無通判處則可矣至今士人以為口實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

凡鎖院一有經字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

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荅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作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為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漆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澹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

中與余爲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至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掠敵也前此爲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權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制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史一作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形一作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絕倒目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迺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叅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蓋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爲怪也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溫成皇后父也后旣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皇日錄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
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語上
夜批出云淫雨爲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
之言上之恭已畏天自勵如此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

一作

詠

諸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

章得象也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爲貴人郇
公身旣長大而語聲如鐘豈出其類者是爲異人乎
其爲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
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
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罇俎間光彩灼爍

一作
的爍如金

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温成皇后
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人甚
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菘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
云橘性熱而豆性涼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
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澀堅實如石

凡百十柿以一模模置其中榲桲亦可則紅熟爛如泥而

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南人藏

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可藏

經歲不沙一作損至於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類皆世

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

者余家有一玉璽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

以爲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在兵馬鈴轄鄧

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

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

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璽腹信手磨之金屑紛

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

犀最難擣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擣之衆藥篩羅已

盡而犀屑獨存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爲小塊

子方一寸半許以極薄紙裹置於懷中近肉以人氣

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熟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因

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

劉潛者亦志義之士也當與曼卿爲酒敵聞京師沙

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爲異人稍獻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爲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環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爲燕請以環脚爲巢簧內之則不脫矣萊公大喜燕爲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

州郡往往有之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壻之馬鞍父母爲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敘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爲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畧整齊之固不足爲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皆苟簡麤畧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繆可爲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倚

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
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內
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婿
上高坐爲盛禮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然咨
嗟以爲闕禮其轉失乖繆至於如此今雖名儒巨公
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
閻鄙俚同其習見而不知爲非者多矣前日濮園皇
伯之議是已豈止坐鞍之謬哉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爲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
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
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爲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
山在江水中嶷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
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澎浪磯云澎浪者小姑婿
也余嘗過小姑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勅額爲聖母廟
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門望
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
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之云
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考惟
 打字爾打丁雅反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
 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槌作
 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
 汲水曰打水投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
 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
 曰打量舉手試眼之舟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
 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書了無此字丁雅反者
 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疑當作滴耿以字學言之打字

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為是不知因何
 轉為丁雅也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今
 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咸平五年陳恕知貢
 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會為第一御試
 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為第一故京
 師為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
 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與王公隨
 章公得象叅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讀學士一人

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一人陳知微
 白清楊楷二人雖不達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敘鬼神述夢卜近帷箔
 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
 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為法六字一作亦然而小異
 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
 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歸田錄卷二終

